

中国专门史文库

中国宗教史

麻天祥 姚彬彬 沈庭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专门史文库

中国宗教史

麻天祥 姚彬彬 沈庭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史/麻天祥,姚彬彬,沈庭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

中国专门史文库

ISBN 978-7-307-09384-3

I. 中… II. ①麻… ②姚… ③沈… III. 宗教史—中国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9909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25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384-3/B · 335 定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专门史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冯天瑜

副主编 陈 锋 何晓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爱松 杨 华 何晓明

陈 锋 陶佳珞 麻天祥 谢贵安

麻天祥

男，1948年生，河南焦作人，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基督宗教和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从事中国学术史、中美文化比较研究、中国佛学以及宗教与医学伦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课题组主要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宗教史》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讲学和学术交流。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宗教哲学史》等31种，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等境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2007年，修订本大陆简体版《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09年《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无一等奖）。

姚彬彬

男，1981年生，山东龙口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博士在读，曾于《宗教学研究》、《佛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中国台湾）、《鲁迅研究月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编著1部。2009年论文《理性与正信略论内学院一系佛学的修学观》获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征文“莲花奖”（二等奖）。

沈 庭

男，1984年生，湖南宁乡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博士在读，已出版编著2部，于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总序

冯天瑜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历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在这个整体之中，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个体描述”，而应当关注“总体历史”，关注社会综合结构（社会形态）的演化，从而发现历史大势及其规律，诚如太史公所称，他治史绝非满足于枝节性的记载，其宏远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然而，“总体”由“专门”综合而成，“一般”植根于“个别”之中，对于“总体历史”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的真切把握，必须建立在历史现象分门别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之上。太史公通过“本纪”探究自五帝、夏、商、周、秦，直至汉武帝的纵向专史进程；通过“世家”开辟横向的列国专史；又以八“书”，并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开文化、科技、财经等专门史之先河；“大宛列传”、“货殖列传”实为民族史、中外交通史、商业史之雏形……正是有了诸多专门史具体而微的考实，太史公方能造就整体史学大业，“成一家之言”。《汉书》以下的正史又

将《史记》的“书”扩设为“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等),形成较为翔实、细密的专史篇章。

中国史学有着深厚的专门史传统,不仅表现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为其保留较充分的展开空间,而且自成格局的专志也纷至沓来,如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是专论山川地理的志书发轫,两宋以下,各种专史(如金石志、画谱、学案、盐政、畴人传,等等)相继从通史中独立出来,斐然成章,构筑一个大的学术门类。中国的专史之早成、之丰硕,置之古代世界史坛,亦足称先进。

时至近现代,随着学术分科向广度与深度拓展,专门史更成为历史研究蓬勃兴盛的领域。20世纪前半叶,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在“大文化”名目下,囊括了各类专门史论著,从《文学史》、《美术史》到《财政史》、《赋税史》、《中外交通史》,以至《赌博史》、《娼妓史》,尽纳其中,反映了古今中西文化激荡之际的民国学界专史研究的实绩。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收入“文化热”时期的数十种论著(包括《小学史》、《甲骨史》、《杂技史》、《园林史》、《染织史》等以往少见的分科史著),是我国专门史成果的又一次结集。

近年来,专门史研究有新的发展,在高等教育的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设置专门史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设立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机构,探究领域有所拓展,新史料的开掘、新方法的运用皆有创获,人才成长、论著涌现,蔚然大观。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专门史文库》便在此种新气象之下应运而生。

本文库以几种早年蜚声学坛的专史作为引领篇什,更多地选入近十年来的专史佳品,其中又分两类,一为曾经出版,现经作者认真修订补充,二为新作。本文库拟分数辑,分批推出,期以共襄专门史研习之大业。

目 录

第一章 宗教与宗教哲学	1
第一节 什么是宗教?	1
第二节 宗教制度化与宗教哲学的二律悖反	12
第二章 中国宗教的起源	27
第一部分 中国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	27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形态	28
第二节 原始宗教的仪式与制度	35
第二部分 中国原始宗教中神话故事的宗教哲学意蕴	38
第一节 创世神话中的天人关系及其对儒道哲学的影响	39
第二节 感生神话的天命观	47
第三章 先秦时期的宗教	52
第一部分 先秦时期的宗教信仰	52
第一节 商周时期的祭祀与宗教信仰	53
第二节 从甲骨占卜到《周易》筮法	60

第三节	“礼崩乐坏”与诸子学的诞生	63
第二部分	先秦时期的宗教哲学	68
第一节	西周天命神学	68
第二节	儒教哲学之原创——从孔子到思孟学派	71
第三节	道法自然——老庄之道	79
第四节	天志与非命——墨教哲学	84
第五节	五行思想、《周易》阴阳八卦与先秦的宇宙模式	89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宗教	93
第一部分	秦汉时期的制度化宗教	93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阴阳方术信仰	94
第二节	汉代制度化儒教的形成与“五经”的圣典化	98
第三节	东汉制度化道教的形成	106
第四节	佛教的传入与早期译经	111
第二部分	秦汉时期的宗教哲学	117
第一节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儒教神学	117
第二节	从黄老之学到早期方士化的道教哲学	124
第三节	《牟子理惑论》与佛道式佛教哲学	130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	135
第一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化宗教	135
第一节	儒教的式微与玄学的兴起	136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化佛教	14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化道教	147
第二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哲学	152
第一节	佛教玄学化与佛玄式佛教哲学	152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派	163
第三节	三教之争与三教融合	173
第四节	玄学风气中成仙的道教	185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宗教	193
第一部分 隋唐时期的制度化宗教	193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制度化儒教	194
第二节 隋唐时期制度化佛教的繁荣与宗派的创立	198
第三节 隋唐时期制度化道教的发展	212
第四节 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概况	216
第二部分 隋唐时期的宗教哲学	227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哲学	227
第二节 《坛经》——庄老化的佛教哲学	237
第三节 重玄的道教哲学	246
 第七章 宋金元明时期的宗教	257
第一部分 宋金元明时期的制度化宗教	257
第一节 儒教理学与心学的兴起	259
第二节 制度化佛教的隆盛与发展	265
第三节 制度化道教的繁荣与流行	271
第四节 外来宗教与民间宗教概况	276
第二部分 宋金元明时期的宗教哲学	284
第一节 新儒教哲学	285
第二节 性命双修的新道教哲学	296
第三节 混融三教的文字禅	303
第四节 孔门大乘阳明禅	315
第五节 本教与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哲学与 藏传因明学	325
 第八章 清代近世的宗教	332
第一部分 清代近世的制度化宗教	332
第一节 清代近世儒学的变迁	333
第二节 制度化佛教的衰落和佛学研究的兴起	339
第三节 清代近世制度化道教的式微	345
第四节 外来宗教与民间宗教概况	352

第五节	萨满教信仰·····	368
第二部分	清代近世的宗教哲学·····	378
第一节	雍正与禅学·····	379
第二节	儒教哲学的经世性改造·····	385
第三节	佛教的宗教学研究·····	396
第九章	中国宗教与科学·····	413
第一节	佛教逻辑学——因明·····	413
第二节	道教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	422
第三节	佛教的科学分析及佛学、科学的比较研究·····	435
参考文献	·····	460
书后	·····	466

第一章

宗教与宗教哲学

第一节 什么是宗教？

众所周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其实，它们都只是宗教在现实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制度化的宗教，而非宗教本身。因此，要想了解宗教哲学，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宗教。

宗教一词，似乎人人耳熟能详，仔细追究，大多是茫然而不知所以，乃至似是而非。在很多人看来，宗教就是有神论。烧香拜佛，乞求观音救苦救难是宗教；礼拜上帝，虔心忏悔，在教堂领取一份圣餐是宗教；追求长生不死，炼丹服药是宗教；甚至装神弄鬼、抽签算命、相面气功，包括以一切手段神秘其说，招摇撞骗的也是宗教。总而言之，不是把宗教当作迷信，就是把迷信当作宗教；隐隐约约视宗教为一种神秘而深不可测，或者是有害的东西；相对好一点的也只是把宗教看作一种信仰。其实这是对宗教的误解。

为了说明什么是宗教，我们这里先讲几个相关的故事：

其一是德国诗人，也是浪漫主义哲学家海涅构思的寓言。他说，17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英国，一个发明家，异想天开，制造了一个十分完美的机器人，其功能同正常人几乎没有区别，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无所不能。然而遗憾的是，它不能思考，没有灵魂，于是这个机器人便向它的制造者索取灵魂。这个科学家被他的创造品搅扰得不胜其烦，便离开了大不列颠，跨海而至欧洲大陆。机器人也不灰心，紧追不舍，步科学家之后也来到了欧洲大陆，一见到它的制造者便高呼：Give me a soul! Give me a soul!^①

当然，机器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没有灵魂，更不可能向制造者索取灵魂，否则就不是机器人而是人了。这里，海涅用这种方法，想要告诉人们的无非是，人，不仅需要有形质的肉体，以及满足肉体存在的物质，而且需要触摸不到，却具有主宰作用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机器人人才不是人！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生死问题。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愿意不愿意，人有生就有死，所以，无论贵贱贫富，都难免有“人生几何”之叹。追求不死、长生也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期望，并付之于实践探索，这也被视为宗教。比如道教，自问世以来，精芜并存，虽奉老子为教主，却与道家之学多相悖谬。至于它的长生久视之说、黄冠襕袂之举，多以丹鼎、符录之术取悦于世。其实道教的真精神并非如此。比如在金庸小说中被神化的全真七子之首——丘处机，就是一个抱有非常现实的生死观的道教领袖。公元1222年，他以75岁高龄，西度流沙，登大雪山拜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礼相待，设二帐于其左右，并求之以长生之术。丘处机坦诚地告诉他：“但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修行方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可见，对长生的追求，并非宗教的本质，长生之术不过是一些宗教组织的芜杂部分，或者说是民间的方术、巫术。

^① 亨利希·海涅著，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99页。

另外，普遍认为，宗教都可以赋予人超凡的特异功能，诸如白日飞升、刀枪不入之类，虽然荒唐，但是，这样的荒唐，自古汲今，层出不穷，如此固陋，久而久之却成为合理性荒唐。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荒唐便是宗教。唐初有一个著名僧人叫法琳，因著《破邪论》、《辩正论》被诬陷“谤讪皇宗”。原本英明，尚能容纳不同意见的李世民一怒之下，判法琳死刑，并敕云：《辩正论·信毁交报篇》声称佛门法力无边，持续念诵观音七日者“临刃不伤”。故缓刑七日，投诸牢房，令自念观音，七日后试刀，看一看是否刀枪不入。七日后太宗面对等待试刀的法琳说，念得如何？法琳坦然对曰：七日来唯念陛下，不曾念观音。法琳的机智和幽默，让李世民惟有付之一笑。其实唐太宗明知人不可能刀枪不入；法琳更清楚没有任何法力可以让肉体抵御刀剑，惟有超凡的智慧才能使之化险为夷。显而易见，所谓刀枪不入之类的特异功能并非宗教，而是荒唐的自欺欺人，是巫术、妖术、魔术。

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胡适讲的两个关于佛教的故事，尤其反映出宗教非神秘化的本质。他指出，中印佛教是不同的，印度佛教的核心在于定，中国佛教重心在于慧。首先，他引用《修行道地经》中擎钵大臣的故事：

说的是，印度古时有一个国王，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个聪明干练之人以为辅佐大臣，举国上下，获得一人，弘雅博达，名德具足。谨慎的国王仍不放心，要进一步考验其心志。于是以“莫须有”加重罪于此人，令其托一盛满油液的平钵，自城北门穿越全城，继出南门，去城外二十里，至调戏园。所托之一满钵的油液，不得洒漏一滴，否则，格杀勿论。

其人托钵，惴惴不安，行程漫长，游人拥挤，车马塞道，加之臂力有限，如何能擎此钵而不使一滴油外溢？想来是必死无疑。然而，定下心来，换个角度认真思考，若能将油托至目的地，便可死里逃生，这可是唯一的生路。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心无旁骛，意念只在油钵，一手托钵，安步徐行。

首先是诸大臣及士兵，皆以同情与好奇之心，紧随其后而观之，窃窃私语，不绝于耳。虽然不胜其烦，但也不敢稍有懈怠。接

着便是父母宗族，闻讯皆奔来为之送行，哭声震天，泪如雨下，路上行人也觉凄然。然而其人深知生死只在一念之间，便摄定心志，目不旁瞬，全神贯注，举步向前。

行至市中心，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熙熙攘攘，似乎全城倾覆。其人心志愈坚，旁若无人。继有美女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众人皆曰，得睹此女，死而无憾，其人却托钵如故。又有醉象迎面奔来，轰鸣哮吼，如排山倒海，撞伤踏死行人无数，幸免于难者皆奔逃而去，独有其人若不知有大象来，专心托钵前行。相继又有城中火起，浓烟笼罩，房屋倒塌，烟熏火燎，救火逃火者辗转呼叫，其人却不觉火起火灭之时，专心致志，终于托钵至调戏园，钵中油一滴未洒。

国王倍加称赏，高度赞扬被选择之人是人中之雄。虽然屡经艰险，却能临危不惧，无所不能，心性如此，无有能与之比肩者。随即立为大臣。

胡适说这是印度佛教，定。中国佛教则不同，他又讲了一则出自中国禅门的故事：

一个老贼行将就木，其子小贼求教日后谋生方式。老贼未置一词，带领小贼于月色中至一富豪之家穿窗而入。继而撬开一室，轻启一巨柜门，命小贼卧身其中。老贼却将柜门锁上，并至院落中高喊“有贼”，且于混乱中越墙而去。富家主仆老幼倾巢而出，找遍每一个角落，未见异常，以为虚惊一场而偃旗息鼓。小贼躲在柜中战战兢兢，惊魂甫定，正庆幸逃过此劫，忽然觉得不妙，柜中虽然安全，决非久留之地。情急生智，计上心来，吱吱地学老鼠叫。正在迷糊中窃窃私语的众家丁循声来至柜前，小心翼翼打开柜门，欲置老鼠于死地而后快。小贼早已做好准备，柜门一开，脚底抹油，出如脱兔，仓皇而逃。当家丁们意识到上当时，小贼已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了。众人点火持杖，追寻小贼于荒野之中。小贼前面跑，众人后面追，小贼慌不择路，一时间被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挡住了逃生之路。富家人多势众，小贼又是初出茅庐，只吓得汗出如注。骤然间，小贼灵机一动，忙将上衣脱下，包起一块石头，抛向河心，自己却躲在芦苇丛中。追赶的人听到水面上传来一声巨响，火

光中隐约可见一件烂衫顺流而下，估摸着盗贼投河，也只好打道回府。小贼劫后余生，于黎明时分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中，入门但见老贼端坐床头，似等待小贼归来。小贼见状，气不打一处来，责怪老爹何以绝情如此。老贼不慌不忙，问小贼如何逃脱。小贼一五一十，如实相告。老贼拍手称贺，告诉小贼日后不愁生计了。小贼恍然大悟。

胡适说，这就是中国佛教，不是定而是慧。急中生智，绝处逢生，在没办法中想出办法！

表面上看，胡适说的是方法，也是追求的境界——定心与智慧。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准确地说一个实证主义的学者，胡适是激烈反佛的人，他能对佛教有如此认识，尤其能显示宗教存在的普遍意义。

最后再讲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故事。

一次，毛泽东见到赵朴初，颇带点幽默地问：“此名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否为佛家的通式？”赵回答是。主席接着说：“那么，作为佛家通式便是先是肯定，而后否定了。”赵朴初说：“不是，应当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

而后，有日本人以此请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引《金刚经》予以解说。日人据此认为，若依此思维，中国的事情或许办得更好。肯定、否定的两种不同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缘起和实相关系的不同理解。《金刚经》原文：

是实相者，则非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即实相非相，说名实相。

它说的是现象和本体、缘起与实相，性和相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本质上还是关于有限与无限的理论诠释。所以，说先肯定，后否定显然与佛理不合，说同时肯定与否定也不符合佛学双遣或遮诠的方法，也不尽正确。这里实相实指性，即缘起之性，故非相，无以名之，假名实相。从根本上讲，佛学的理论就是否定！恰如斯宾诺莎之名言：任何肯定都是否定（To call anything finite is a denial